



生命乐章

《青年博览》编辑部◎编

《青年博览》是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的杂志，曾获得“全国最受大学生喜爱的十佳报刊”、“全国百家优秀报刊”和“第三届全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等荣誉。《青年博览》关注社会，关注心灵，拓展视野，寻求新知，是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近年来，《青年博览》刊登的文章，三次切中高考作文命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l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海峡少儿出版创意基地



生命乐章

《青年博览》编辑部◎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Y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乐章/《青年博览》编辑部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5

(《青年博览》精品系列丛书)

ISBN 978-7-80719-759-1

I. ①生… II. ①青…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6012 号

《青年博览》精品系列丛书

生命乐章

《青年博览》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郑咏枫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hx-read.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7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759-1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1 寻找两支枪/毕淑敏
- 4 翡翠菩提/毕淑敏
- 7 鹰之死/赵丽宏
- 11 咪妮与巴特/梁晓声
- 15 鹿心血/梁晓声
- 21 唱片/张起辉
- 23 掉进女人堆的劫匪/李冬梅 编译
- 25 149次空枪/尹玉生 编译
- 28 阿雏/曹文轩
- 37 奥菲丽娅的影子剧院/何珊 编译
- 42 尊严的重量/树建
- 45 知音/周正旺
- 47 绑架,是件“技术活儿”/查理
- 51 白熊面瓜/陈俊
- 54 宝岛/星新一
- 59 别抢我这种律师/佚名
- 61 贝姬和狼/小木 编译
- 64 不靠谱的证据/孤蓬 编译
- 69 不屈的野马/段丽华 刘娟 编译
- 74 不义之财/庞启帆 编译
- 78 超级蛙虫/李冬梅 编译
- 80 草原之上白云飘/两色风景



- 88 沉默的子弹/周海亮
- 90 地铁与玫瑰/刘倩
- 95 大雪飘飘/王族
- 98 来自心灵的声音/希区柯克
- 103 神獾之死/沈石溪
- 106 囚徒/储蕾 编译
- 109 人生的至境/何阳
- 113 幸福的“心灯”/何阳
- 116 日本刀的故事/章东磐
- 120 马克吐温机器人/加里波第
- 126 踏过硝烟的少年们/张晓
- 132 会说话的藏刀/丁立梅
- 134 冷杉林里的琴声/李秋沅
- 142 玩蛇的孩子/许文栋
- 147 天才狗/闻春国 编译
- 149 小丑/屠格涅夫
- 151 雁不归/许锋
- 153 新生/郭丽姝 编译
- 156 一条让人潸然泪下的狗/康哲峰
- 158 踢三次法则/彭金平 编译
- 160 他的名字叫父亲/孙玉亮
- 162 向海豚敬礼/王志成 编译
- 166 良心/卡尔维诺
- 168 偷车/徐均生
- 170 生锈游乐场/邱奥
- 175 猫禅/冯国川 编译
- 178 冒险家/刘湘源 编译
- 180 嵌入灵魂深处的残弹/吴作望
- 183 战地守墓人/吴作望
- 186 一只狗的临终遗言/王鹏 编译
- 189 新时代产品/黄海维
- 191 偶像的偶像/周海亮

- 193 拿枪的人/庞启帆 编译
- 197 英雄/裴指海 张荣 缩编
- 204 最后的面试/户岛竹三
- 206 生命的绝唱/李永生
- 209 日本狼/申赋渔
- 212 蛙/芥川龙之介
- 214 蚂蚁的战争/闫荣霞
- 216 最后的家园/田林
- 218 莎拉的圣诞礼物/刘旭东
- 222 请戴上你的帽子/刘永飞
- 225 寓言/温江
- 228 独角兽/詹姆斯·瑟巴
- 230 幸福/阿·玛丽亚·马图特
- 234 红头绳儿/王鼎钧
- 239 影印机之死/陈德锦
- 242 鱼钩和鱼/小鱼
- 244 得来全不费工夫/孤蓬 编译
- 248 老鼠的梦想/李冬梅 编译
- 250 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吴思
- 253 灵魂的暗语/丁立梅
- 255 触摸春天/吴玉楼
- 257 废墟上绽放的花朵/崔立秋
- 259 挂念一只蜘蛛/蔡康永
- 260 骆驼/华文
- 261 永不放弃你的希望/曾奇峰



寻找两支枪

◎毕淑敏

他是我的战友，职务，将军。记得当年我从西藏阿里军分区转业回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书籍没法包装，求助于当教导员的他。他用羊角锤把军用罐头废弃箱子上狰狞的锈钉，一根根扭曲着拔出来。用拆下的木板，做成一只敦实的小箱子。他说，毕医生，装上你的医书回家去吧，就算整个火车皮翻了个儿，你的这箱子书也不会散了架。

果然，跋涉万水千山，我把书平安地带回北京。虽然现在我已不当医生了，但这些曾在高原陪伴过我不眠之夜的册页，暗夜中依然刺透书橱，散发着雪莲般的清冽之气，让我在万丈红尘中惊醒。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西北重逢。见面那一瞬，他大不满，盯着我上下打量，说，你……你！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解，说，咋啦？我一直是这个样子啊！

他愤慨地摇摇头说，当年英姿勃勃的女军医哪里去了？简直成了大腹便便的老大娘！

我大笑，说，原来是为了这个啊！岁月不饶人，你也不看看自己成了什么模样！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啊！

他抻抻军装，正正军帽，很认真地说，我们是可变老的，但你们不可以。你们在我们心目中，永远年轻。

他所说的“我们”，是指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西藏阿里军分区的男军人们。所说的“你们”，是在阿里服役的第一批女兵。那时，我是这个女兵班的班长。

我说，不公平啊。岁月一视同仁地让我们老去，当年我给你家的孩子





们看过病，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要不是我施救及时，也许就……总之，有人今天就不能这样安逸地当爷爷和外公啦！

他说，是啊，阿里军人的友情，别处的人很难理解，我们的血，曾经在同一个山峦冻成冰坨。就算后来暖化了，里面也遗留着六角形的红雪花。

战友们都来了，欢愉地忆旧。却总有挥洒不去的哀伤，黏附在川流不息的述说中，为我们掩埋在冰峰下的青春，为我们曾遭受过的非人苦难。

临分手的时候，将军说，你现在专职写字，不做医生了？

我说，是啊。当医生是万万要紧的事情，一心不可二用。地扫不干净，可以重来。病看错了，就没法还他一命。这天大的要害，我担承不起，只有暂时不做。

将军说，你说暂时不做，就是说以后还有可能从医？

我说，万事皆有可能。我医术尚好，总怀念白大衣下素净的安宁和慈悲。哪一天写得倦了厌了，重操旧业也说不定。

将军知道我是当真的，突然有些焦灼起来，说，那趁着你还写书的时候，我有一事相求。

我诧异：将军有什么求我一介无权无势的平民，且还是老大娘！

还没容我把疑虑说出口，将军问，你写的文章，可有很多人看？

我说，有一些吧，不敢说很多。不过，书虽无脚却能漂泊很远。它能到达的地方，恐怕我一辈子也走不到。

将军听答，似乎松了一口气，连说这就好。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个事儿。

我说，什么事啊？将军说，问枪。

我说，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枪——值得你如此牵念？

将军说，不是一支枪，是两支枪。你记得我当年在阿里，持两支冲锋枪。从1970年到1975年，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藏北高原，双枪时刻不离我身边。它们跟着我参加过无数征战、巡逻守护。跟着我风餐露宿，共度数不清的黎明和黄昏。如今，我老了，春节相聚的时候，家人围绕身边。数数人头，谁也不少，可我的心总有一角儿在那儿漏风。我思念这两支枪，如思念两位兄弟。我知道，军人离开了部队，就不该再寻找他的枪，可是，我实在难忍牵挂之情。请你把这双枪写

进文章,让知道它们下落的人,好歹捎个口信给我。告诉我它们依然明亮
锃亮纤尘不染,告诉我它们依然能击发出焦脆的声响,告诉我它们依然能
让子弹划出金色的抛物线……不然的话,我会永世不宁,直至……死不
瞑目。

我默默无言。半晌,掏出一支笔说,将军,把你的枪号写下来。期待
着你和你的枪,能在人间重逢。

两支冲锋枪号是:P3063882 和 P3063764。





翡翠菩提

◎毕淑敏

4

在南亚某国王宫，供着一块美丽的翡翠菩提叶。它晶莹剔透，翠绿欲滴，没有丝毫杂质。最为奇特的是，在这块菩提叶中，可见到清晰的脉络，丝丝缕缕渗透叶心，与真叶毫无二致。阴天时，若把它挂在御花园的树上，凭你火眼金睛，也找不到翡翠的踪影。不过别急，只要太阳一闪，你就立刻能发现它。它倾泻出的莹莹碧光，把树阴全部染绿。

翡翠菩提有一段故事。

一户贫苦山民，靠种菠萝为生。父亲对儿子莫罕说，祖上赶过马帮，到北方贩卖杂货。一次返程的时候，因为马背两边的分量不均，老祖爷就随手拣了一块石头，压在驮篓的一边。回来后，有人识货，说那石头原是一块翡翠，卖了好价钱，祖爷才娶了祖奶，有了咱这一支人。

莫罕说，我要到北方去寻翡翠。

老父说，多少人都去找过翡翠。空手而归算好的，数不清的人死在了路上。

莫罕说，找不到翡翠，我不回来见您。

莫罕攀过无数大山，趟过无数红水河，终于找到了一座山。山主说，山洞里，可能藏有翡翠。你给我挖矿石，干得好，年底我付给你一块矿石做工钱。莫罕说，矿石就是翡翠吗？

山主说，小伙子，那就看你的运气了。矿石被一层砂皮包着，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挖翡翠是要赌的。挖宝的人挤破头。不干，滚下山吧。

莫罕留下来了。矿洞窄得像个蛇窟，艰辛危险。到了年底，山主说，





我说话算话，你拣一块矿石吧。

莫罕挑了一块鹅蛋大小的矿石。他本想揣着矿石回家，但若万里迢迢赶回去，把矿石一打开，里面是普通的石头，老父该多失望啊！他就留了下来，一年后又得到了一块矿石。

矿石中含有翡翠的机会，也许只有万分之一。莫罕害怕无功而返，埋头干了16年。

他决定回家。矿石装进麻袋，沉甸甸的如同金子。

山主说，你这样走远路，太不方便了吧？我帮你把矿石解开。是石头，你就扔掉。是翡翠，你就揣走。

莫罕答应了。

山主将矿石一块块解开。第一块是石头，第二块是石头，第三块还是石头……一直解了14块，满地碎石。

山主说，你手气太糟了。最后这两块矿石，算你卖给我好了。一块石头的钱，够你路上的盘缠。还有一块石头的钱，够你回家盖一间草房。

莫罕说，老爷，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只卖一块矿石。剩下的那一块，我要带回家，让我的老父看一看。

山主给了莫罕一块石头的钱，然后把莫罕退回来的那块矿石解开。随着工具的响声和砂皮的脱落，一块蓝绿如潭水的蛋形翡翠，显现在大伙面前。

莫罕在众人惊叹和惋惜声中，头也不回地上了路。集市上，他看到一条巨大的蜥蜴，被人耍着叫卖。他说，为什么不放它回竹林？

那人说，你买了，就能把它放回竹林。如果你不愿放走它，也可以用它的肉熬汤。

莫罕看到绿色的蜥蜴眼里哀怨的神色，动了恻隐之心，把仅有的盘缠掏出来，买下了巨蜥。到了竹林，他把巨蜥放生了，自己吃野果回家。没想到巨蜥不肯远离，总是伴他身边，夜里绕他而眠，保护着他不受猛兽的袭扰。巨蜥看起来笨重，其实在丛林和山地爬行得很快，简直是草上飞。

莫罕回到家，父亲已经垂垂老矣。“爸爸，我带来一块可能是翡翠的石头，和当年我们的老祖一样。明天，当着乡亲们把它解开吧。如果是翡翠，全村的人都有一份。”莫罕说。



“孩子，你回来了，这比什么翡翠都好啊。”父亲摸着矿石说。

第二天，乡亲们预备好象脚鼓，一旦翡翠现身，就敲鼓庆贺。没想到，万事俱备，矿石却突然找不到了。于是有人说，什么矿石啊，出外鬼混了十几年，做梦吧！老父不停地解释——我看到了那块石头。可是没人信他的话。

莫罕想了很久，好像找到了答案，可是他什么也不说。

由于长年劳苦跋涉，莫罕病了。他为了弥补自己不在家时对老父的歉疚，加倍干活。他的病越来越重了。有人说，把巨蜥斩了熬汤吧，大补元气。莫罕说什么也不肯。

莫罕临死对老父说，求您一定善待巨蜥。如果它不肯走，那就等它寿终，才可把它剖开，埋在我的身边。

莫罕逝后，巨蜥不吃不喝，守候在莫罕的坟墓旁，几年以后，干瘦得如同一卷柴火，在一个夜晚悄然死去。

老父把巨蜥剖开。在它的肚腹里，看到了一块硕大的翡翠。由于体液的腐蚀，矿石砂皮已完全剥落，露出了晶莹无瑕的质地。肠胃的蠕动，把翡翠切割成了菩提叶子的吉祥形状。巨蜥最后绝食绝水，内脏干枯紧紧包裹着翡翠，镌刻下精巧的纹路，如同菩提的叶脉。

后来，国王得知了这件奇事，给了山人很多粮食和布匹，换走了莫罕老父的珍宝。

从此，寨子里的人都迁到城里了。只有一个孤独的老人，伴着一座大的坟墓和一座小的坟墓，在菠萝地里恒久地守望。



鹰之死

◎赵丽宏

天是深蓝色的。坐飞机飞越太平洋时俯瞰地面，大海就是这种深蓝色，这无边无际的蓝色深沉得令人心头发颤，想不出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它描绘它。只是由此联想到世界的浩瀚，想到宇宙的无穷，想到无穷之中包藏着不可思议的内涵。也由此联想到人和生命的渺小，在这广袤辽远的天地之间，生命不过是轻的微尘……

微尘，芝麻大的一个黑点，出现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乍看似乎凝滞不动，仿佛钉在天幕中的一枚小钉。仔细观察，才发现黑点在动，像是滑行在茫茫大洋中的一叶小舟。

“鹰。”墨西哥向导久久凝视着天上的黑点，轻轻地告诉我。那对栗色的眼睛里，闪动着虔敬的光芒。

“鹰。”墨西哥向导追踪着天上的黑点，嘴里又一次发出低声的呼唤。

这是在墨西哥南方的尤卡坦平原上，我们的汽车在墨绿色的丛林中穿行，高飞在天的孤鹰把我的目光拽离地面拉向天空。鹰，是墨西哥的国鸟，在那面绿白相间的墨西哥国旗中央，就有雄鹰展翅的图案，这是墨西哥人心目中的神鸟、吉祥鸟，它是勇敢和自由的象征。

鹰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宽大的翅膀张开着，也不见振动，只是稳稳地滑翔，忽而俯冲，忽而上升，矫健的身影沉着而又潇洒地描绘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那深邃无垠的苍穹便是它自由自在的王国。它是遥远的，也是孤傲的，人无法接近它。

这时，我们的汽车驶进了一片墓地。浓密的树阴遮蔽了天空，鹰消失了。迎面而来的是玛雅人的坟墓。坟墓形形色色，色彩缤纷得叫人眼花





缭乱。形状各异的墓碑和棺槨上绘满了鲜艳的花纹和图案,有些坟墓索性被堆砌成宫殿和摩天大楼的模型。连大楼上的窗户、壁饰和霓虹广告也被精心描了出来。远远看去,这墓地就像是一座被缩小了的现代化都市。在人迹稀少的丛林中突然出现这样一座缤纷却又寂然无声的微型都市,感觉是奇妙的,一种神秘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我的思绪。玛雅人,这个古老奇特的民族,竟用了这么多的颜色来装点死者的坟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古老传统的延续,还是现代玛雅人的创造。我想,假如死者有知觉的话,压在他身上的碑石还是轻一些、简朴一些为好……

正胡思乱想着,汽车又到了宽阔的公路上,天空依然是那么深邃那么蓝,几缕纹状白云在天边飘浮,如同远远而来的几线潮峰。鹰还在天上盘旋,它不慌不忙地飞,悠然沉稳地飞,看不出它飞行的轨迹。这高飞的孤鹰,似乎正在执著地寻找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它的归宿在哪里呢?

鹰的归宿当然也是死!

鹰是如何死去的呢?

鹰也有坟墓么?

也许是刚从墓地出来的缘故,闪现在我脑海中的问题,居然都是死和坟墓。鹰啊,你高高地飞在天上,你是不会回答我的。

记起在四川坐船经过雄奇的瞿塘峡的时候,一位在山中长大的诗人曾指着峻峭的绝壁告诉我:“最悲壮的是鹰的死。当一只老鹰知道自己死期将近时,便悄悄飞到绝壁上,在一个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的岩洞中躲起来,默默地死去。人们无法找到鹰的尸骨。这渴望自由的生命,即便死了,也不愿意被牢笼囚禁。假如灵魂不灭的话,坟墓也真可以算是另一种牢笼呢!”

也记起在新疆的大戈壁滩上旅行的时候,一位塔吉克猎人为我吹奏的鹰笛。这是用鹰翅骨制成的短笛,那高亢、尖厉、急促的笛音仿佛来自天外云中,来自极其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无论是欢快激越还是徐缓抒情的曲子,笛音中总是流溢出深深的凄怨,流溢出言语难以解释的哀伤。塔吉克猎人说:“鹰是神鸟,它是属于天空的。鹰死在什么地方,人的眼睛永远看不见。”我问:“那么,你手中的鹰笛是怎么来的?”猎人一笑,答道:“用枪打的。”



这可不是猎杀鹰啊！取鹰骨制笛是为了把鹰的精神和形象留在人间。猎鹰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只有那些衰老或者病危的鹰才能被打下来取鹰骨，而且必须经过有权威的老猎人鉴定。随意猎杀鹰，天理不容！至于鹰的自然死亡是如何景状，猎人一无所知。只能在高亢凄厉的鹰笛声中由自己想象了，鹰笛的旋律飘忽不定，鹰的形象就在飘忽不定的旋律中时隐时现，这是一只生命垂危的老鹰，正展开羽毛不全的黑色翅膀，顽强地做着最后的翱翔。它苦苦地寻找着自己的归宿，然而归宿隐匿在冥冥之中……

最惊心动魄，是一位来自西藏作家的叙述。这位作家有一个当天葬师的年轻藏族朋友，他曾多次上天葬台看天葬，看天葬师肢解尸体，将尸体捣碎用酥油粑粑搅拌后喂鹰群。那一群专食尸肉的鹰，因为不必费工夫觅食，再不飞离山巅，只是在天葬台附近懒洋洋地徘徊，只要天葬师背着尸体上山，它们便可以饱餐一顿。久而久之，这些鹰的体态发生了变化，它们身上的羽毛脱落了，肥胖的身躯犹如蹒跚的绵羊，一对翅膀再无法托起沉重的身体飞入高空，它们变成了一群不会飞的鹰。只有那锋利的钩嘴、炯炯的亮眼和粗壮有力的脚爪，仍能表现它们是强悍凶猛的鹰类。在藏族人心目中，这是天上的神鹰，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死者的灵魂能否升天，就由它们来决定了，尸体食尽，死者灵魂便安然升天，尸体倘一次吃不完，死者灵魂便永远被关在天堂门外了。

谁也没有发现过这些神鹰的尸体。这些鹰，难道长生不死？年轻的天葬师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他开始悄悄地观察那群老在他身边踱来踱去等待食物的鹰。终于发现秘密了——一只老鹰垂死了，它离开了群鹰，独自在一块岩石上兀立着，不吃也不动，当它的伙伴围着天葬台争食尸肉时，它毫不动心，一对乌黑的眼珠呆呆地凝视着天空。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它从不移动位置，它的伙伴们也决不来打扰它。天葬师惊奇地发现，这不吃不动的老鹰明显地消瘦下来，逐渐恢复到了一般秃鹫的体态，奇怪的是，它的精神却毫不萎靡，两只眼睛愈发炯炯发光地盯着天空。有一天黄昏，在一次天葬结束之后，奇迹终于发生了。这只“打坐”多日的老鹰突然展开宽大的翅膀有力地拍动了几下，随后便稳稳窜入空中。它围绕着天葬台盘旋几圈，接着就箭一般向高空飞去。天葬



师抬头凝视越飞越高的老鹰，只见它小成了一颗黑豆，小成了一粒芝麻，小成了一点若有若无的尘埃，最后消失融化在茫茫苍苍的蓝天之中。天葬师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哦，神鹰，神鹰……”他眼里噙着泪花，心中充满了由衷的敬畏。这时，天葬台周围那一群刚刚饱餐过一顿尸肉的鹰也像天葬师一样，昂头呆望着苍天。天葬师深信不疑：此刻，有两个灵魂正在同时升天……

在墨西哥深蓝色的天空下，这些关于鹰的见闻和回忆在我的脑海里回旋着翻腾着，它们无法编织成一幅清晰完整的图画。这些流传在中国的关于鹰的传说，和墨西哥有什么关系呢？从车窗仰望天空，那只孤独的鹰仍在悠然翔舞，仍在寻求着谁也无法探知的目标。鹰没有国界，它们大概是性情相通的吧，我想。关于鹰的死，在墨西哥不知是否有什么传说。那位墨西哥向导始终在注视着天上的鹰，陷在沉思之中。

“你们这里有没有鹰的墓地？”问题出口后，我有些懊悔了，这会不会冒犯主人？

墨西哥向导转过头，栗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惊讶。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目光由惊讶转而平静。还好，没有恼怒的意思。

“鹰怎么有墓地呢？”墨西哥向导指了指天空，用一种神秘又骄傲的口吻说，“它们的归宿在天上。假如生命结束，它们将在高高的空中化成尘埃，化成空气，连一根羽毛也不会留在地面上！”

这下轮到我不惊讶了。这和我在国内听到的传说简直是惊人的巧合。没有国界的鹰啊！

也许，人是习惯于为自己构筑樊篱和牢笼的，对活人是如此，对死者也一样。人类的历史，便是在拆除旧樊篱旧牢笼的同时不断构筑新樊篱新牢笼，这大概是人类作为高等生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原因之一吧。鹰呢，鹰就不一样了。我又想起了在长江三峡中听到的那位诗人对鹰的评论：“这渴望自由的生命，即便死了，也不愿意给牢笼囚禁！”

抬头看窗外的天空，那只孤鹰已经不知去向。只有渺无际涯的深深的蓝天，在我的头顶沉默着，不动声色地叙述着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无穷……



咪妮与巴特

◎梁晓声

我第一次见到咪妮，是在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它“岿然不动”地蹲在小保安脚边，沐浴着阳光，漂亮得如同工艺品。看去只有两三个月大，一点儿也不怕人，显得挺孤傲的。

我问小保安：“你养的？”

他说：“我哪儿有心思养啊，是只小野猫。”

从楼里出来了一个背书包的女孩子，她高兴地叫了声“咪妮！”——旋即俯身爱抚。

小野猫仍一动不动，只眯了眯眼，表示它对人的爱抚其实蛮享受的。

那女孩儿我熟识，她家和我家住同一楼层，上五年级了。

我问：“你给它起的名字？”

她“嗯”一声，从书包里取出小塑料袋，内装着些猫粮，接着将猫粮倒在咪妮跟前，看它斯文地吃。

我又问：“既然这么喜欢，干吗不抱回家养着啊？”

她的表情顿时变得失意了，小声说：“妈妈不许，怕影响我学习。”

“多漂亮的小猫呀，模样太可爱了！”——不经意间，有位女士也站住在台阶前了。我和她也是认识的，她是某出版社的一位退休编辑。

女孩儿立刻说：“阿姨，那您把它抱回家养着吧！”

连小保安也忍不住说：“这小猫可有良心了，谁喂过它一次，一叫，它就会过去。”

退休的女编辑为难地说：“可我家已经有一只了呀，而且也是捡的小野猫。”

